

不变的是兄弟，不朽的是军魂



可以失去生命，却从不放弃使命，只为他们是军人

战狼 纵横

梁日洪★著
猎杀篇



现代出版社

我狼纵横

梁日洪★著
猎杀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狼纵横/梁日洪著. —北京:现代出版社,2008. 3

ISBN 978 - 7 - 80188 - 925 - 6

I. 战... II. 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1995 号

著 者:梁日洪

责任编辑:涂卫东

策划编辑:韩 薇

出版发行:现代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100011

电 话:010 - 64267325 010 - 64245264(传真)

电子邮箱: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 × 1010 1/16

印 张:20

版 次: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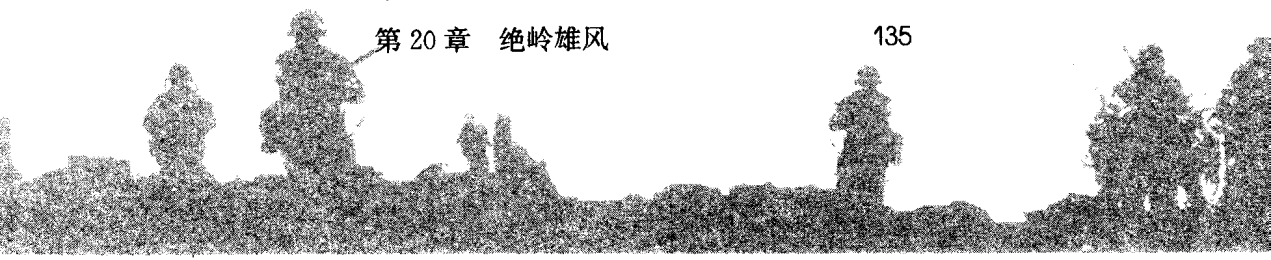
书 号:ISBN 978 - 7 - 80188 - 925 - 6

定 价:32.00 元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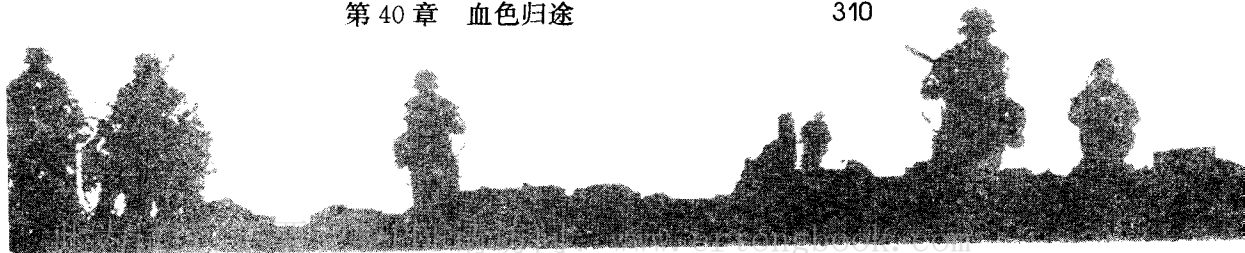
第 1 章	惊世刺杀	001
第 2 章	雪域雄鹰	007
第 3 章	大地飞鹰	011
第 4 章	高原喋血	017
第 5 章	雪域追捕	021
第 6 章	铁血英姿	027
第 7 章	狼群精神	030
第 8 章	战狼在野	033
第 9 章	东方婉儿	041
第 10 章	涉险	051
第 11 章	反击	060
第 12 章	夺命	076
第 13 章	暗助	091
第 14 章	全歼	102
第 15 章	黛娜	111
第 16 章	战友情深	117
第 17 章	龙师虎徒	121
第 18 章	血海深仇	125
第 19 章	战狼特攻	130
第 20 章	绝岭雄风	135



目录



第 21 章	远征	167
第 22 章	内战	170
第 23 章	鏖战	173
第 24 章	战争女神	181
第 25 章	警卫	184
第 26 章	刺杀	193
第 27 章	授勋	205
第 28 章	密谋	209
第 29 章	猎杀战狼	214
第 30 章	战狼风采	236
第 31 章	希望之树	241
第 32 章	磨难	244
第 33 章	话别	255
第 34 章	人狼奇缘	260
第 35 章	草原猎杀	265
第 36 章	惊喜收获	278
第 37 章	战狼行动	283
第 38 章	死亡之旅	286
第 39 章	血战蜘蛛岛	300
第 40 章	血色归途	310





第1章 惊世刺杀

盛世当有强兵在，富国才能脊梁挺。
为铸军魂洒热血，为振军威抛私情。
敢教日月换新颜，唯我军人天下先。
八一军旗共励志，神州飞船今腾空。
指日宝岛回归后，中华民族成一统。
炎黄子孙展宏图，世界腾起中国龙。

——摘自布丁白衣《热血铸军魂》

近几年，游散在各国的西圣分裂组织在一些敌对势力的暗中支持下结成同盟，成立“西圣联盟组织”，在今年上半年公然制造多起骇人听闻的恐怖袭击，妄想成立“西圣共和国”，分裂国家。

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在世界各国关于反对恐怖主义的共识下，依照《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及相关协定，中方联合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协调部署展开多次联合行动，旨在打击并最终消灭具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恐怖主义三重性质的、并已悍然发动多起恐怖袭击的“西圣组织”，以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安全与稳定。



在我国武警总部冷剑少将的领导下，经过“鹰隼特战大队”和武警特种学院学员大半年的征战，我国警方把刚冒头的“西圣联盟”的嚣张气焰狠狠地打压了下去，维护了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受到世界上爱好和平、反对暴力恐怖主义人士的一致欢迎，我国为世界反恐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反恐战役刚刚打响，反恐经验丰富、因年纪关系已主动退居二线的 G 省杨警官就从 G 省调到 X 省工作，指导 X 省打击“西圣组织”的工作。半年来，杨警官没有回过一次家，始终站在反恐第一线。

刚从首都参加完嘉奖仪式的杨警官回到 G 省时已是灯火阑珊之时。今天是杨警官女儿盼盼的生日，开完会，便提着从北京买来的生日蛋糕，还有冷剑送来的生日礼品，急匆匆地往家里赶。冷剑这个人工作繁忙，买生日礼物这种事他是顾不上的，肯定是冷夫人霍襄为他操办的。

手表的指针已经指向凌晨 2 点 30 分，回小区的路上几乎没有什么车辆。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杨警官背靠着垫子，闭着眼睛，想小睡一会儿。但他睡不着，戎马一生，中年结婚，晚年才得了唯一的宝贝女儿。他眼前晃动着爱妻憔悴的面容，晃动着正读大三的女儿俏丽的脸庞，想象着他突然回家爱女看到生日礼物的惊喜表情。虽然现在已是深更半夜，但女儿和妻子一定在等着他。

车子转了一个弯，驶上进入小区的唯一通道。这条马路的两旁大树婆娑，枝繁叶茂。“吱——”急刹车的声音响起，由于惯性，杨警官的身子向前冲去，如果没有勒紧安全带，他的头肯定会和挡风玻璃来个亲密接触。

一个树杈可能遭遇暴风袭击，被吹断了，横挡在马路的中央。恰好这一段路的路灯坏了，只有远处昏黄的灯光照映在马路上。

无月，星稀。

车少，风轻。

一阵风卷起路上的树叶，在路中央打着诡秘的旋儿，最后飘落在杨警官乘坐的车头上。在风的吹拂下，大树发出飒飒的轻响。树影在阴晦的路灯下朦朦胧胧的，就像魑魅魍魉乘着黑夜怪兽的掩护，纷纷跳入凡间兴风作浪。在远处昏黄的灯光映照下，空荡荡的马路显得气氛显得压抑。



诡异！

阴森！

神秘！

情况有疑！

杨警官和司机都是久经沙场的人，两人连忙掏出 64 式手枪，凝神戒备着推开车门走下来。自从“西圣组织”兴风作浪，他就枪不离身。杨警官五十多岁年纪，身材魁梧，浓眉大眼，双目炯炯有神，虽身穿西装，但举手投足间棱角分明，不自觉流露出一股军人特有的霸气。司机是个高大魁梧的壮汉，孔武有力，虎虎生威，激射出军人特有的气概，一看就知道他也是铁血军人出身。

两束雪亮的灯光狠狠地撕破黑夜怪兽编织的天罗地网，使森冷的世界有点生机。杨警官和司机下了车，把枪紧紧地擎在手上，眼睛锐利如剑，向四周搜索。路上平静如昔，他们感受不到任何危险的信息。可能真的是风吹断树杈，并且把路灯也毁坏了吧，不过今天本市没有台风啊？

杨警官是个老军人，也是个老警察了，他对司机使了个眼色，自己倚在车门边，双手握枪，持枪警戒。司机则左手拿手电，右手持枪慢慢走向那段树杈。

司机没有忙着搬开树杈，而是蹲下去，亮着手电小心翼翼地查看树杈下有没有埋藏着爆炸物。强将手下无弱兵，司机的反恐经验果然丰富。司机仔细检查后，向杨警官竖起大拇指。

杨警官发现自己的衬衣全被汗水湿透，极度的紧张骤然松弛下来。杨警官大半年四处征战，身心疲惫，兼之年纪又大了，特种兵出身的他竟然有点虚脱的感觉。夜风吹袭，被汗水湿透的内衣被寒风一吹，杨警官竟然微觉有寒意袭体。他不禁裹紧大衣，钻入车中。

“寒风吹人老，岁月不饶人啊！把西圣组织从 X 省连根拔起，自己也该完全隐退，让年轻人打拼了。”从不服老的杨警官第一次发出这种感慨。

经过这场虚惊，杨警官更加疲倦。他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自己的家，拿出钥匙开了铁门，并顺手关上门。大厅黑糊糊的，难道妻女睡觉啦？或是故意在逗他？杨警官在大门处摸索，打开日光灯。骤然的强光刺得他布满血丝的双眼半闭起来，伴随强光骤然而至的是一抹势如奔雷的闪电。闪电一闪而灭，在杨





警官宽阔的胸膛消失。杨警官只觉得心脏一疼，随之双眼朦胧，一股浓浓的倦意袭上心头，仿佛有一种声音不住对他说：“安息吧，戎马一生了，安息吧！”但另一股声音在不住抗争：“撑住，努力撑住，别气馁，要抓罪犯。”

杨警官挣扎着想掏枪，但只觉得手足冰冷，意识模糊，手已经不听他的使唤。他努力睁大眼睛，只见一个穿黑色城市作战服的娇小身影出现在他眼前，这个人头部蒙上黑头套，只露出两只晶莹透亮的大眼睛在闪动，闪动……惊鸿一瞥之间，迷迷糊糊的杨警官已经确定杀手是个女孩，是个年纪不会太大的女孩。女杀手身影一闪，手一抬，日光灯被关掉了，跟着身影如水蛇般灵活地一闪，就闪入杨警官的厨房，彻底消失不见了。杨警官张嘴想叫，但发不出声音，他那伟岸的身躯轰然倒地……

冷剑听到噩耗，马上乘坐军机赶到G省武警总医院。

冷剑年纪约三十八九岁，脸庞如大理石般坚硬，棱角分明，神情严肃，面容冷峻，如裹寒冰，不怒而威。他的剑眉入鬓，虎目炯炯有神，眼睛眨动之间，精光爆射，夺魂摄魄。

在场的军警早就听闻冷剑少将的威严，他单身勇挑血玫瑰组织等种种英雄事迹如雷贯耳。百闻不如一见，现在他们才真正感受到少将强悍而霸道的威仪，第一次领略到铁血军人逼人的风采。现场的军警被这位年轻少将如九天战神般的凌厉霸气刺激得呼吸不畅，顿觉有窒息之感。

一身笔挺戎装，肩膀上的一粒将星闪耀的冷剑，面对着杨警官的遗体，久久不语，虎目含泪。杨警官曾是他的指导员，是他的上级，是他的良师，也是他的益友。几年前，冷剑和杨警官一明一暗，携手同心协力把“血玫瑰”组织彻底铲除，想不到现在却阴阳相隔。幸运的是，杨警官的妻女因为想急切见到大半年没有回家的他，赶去候机大厅接机，逃过了一劫。

冷剑轻轻揭开杨警官的衣服，动作轻柔，就像害怕惊醒沉睡中的杨警官似的。他认真查找伤口，发现心脏部位有点血迹，但看不出明显的致命伤。他用双手的拇指在渗出鲜血的地方向外扳，一道很细微的血槽出现在冷剑的眼前，伤口的肌肉惨白，像在咧着嘴耻笑他。

冷剑脑海里马上浮现出凶器的样子：那是一把好刀，长约盈寸，薄如蝉翼，刀刃比外科医生的手术刀还要锋利，刀身在灯光下闪烁着幽幽的寒光，刀身震



动间寒光流淌，如一泓不住流动的清幽潭水……

冷剑从杨警官身上的伤口可以看出，这个杀手的功夫还没有练到家，出刀的速度还不够快。如果出刀的速度够快，表面是看不到伤口的，但因为心脏被刺破，人会由于内脏大出血而瞬间死亡。这种隐蔽的伤口，不经过法医的解剖，一般人是很难发现的。只有和这把刀打过不少交道的特战高手冷剑才能轻易瞧出来。

冷剑曾和两个使用这种方法的杀手打过交道，这两人都是出自一个神秘的杀手组织。号称天下第一杀手的“猎豹”现在是他的朋友，而杀人狂魔泰坤早已伏法。从杨警官的致命伤口来看，杀害杨警官的杀手肯定出自这个杀手组织。这个杀手比猎豹差一筹，但和泰坤不相上下。要挖出和摧毁这个杀手组织，恐怕要联系他的老朋友猎豹了。

冷剑接过警察递过来的现场勘查报告，只轻轻扫一眼，虎躯一震。警方从现场的脚印勘查结果表明杀手是个女人，没有留下指纹等其他有用的线索。杀手还故意在杨警官的遗体上留有一张名片。烫金的名片散发着阵阵的玫瑰幽香，名片上猩红的几个大字刺激着冷剑的眼球：西圣联盟。这是赤裸裸的挑衅，表明“西圣联盟”在强力的打击下，由明目张胆转入了背后下手。冷剑钢牙紧咬，铁拳紧握，一字一字地蹦出口：“我们是不会向你们低头的，不把你们挫骨扬灰，我冷某誓不为人。”

“不向恐怖主义低头折节”这是铁血军人的庄严承诺，也是国家对烈士的庄严承诺。

杨警官的家人已经哭得昏过去。司机在不住把自己的头狠狠地往墙上撞，嘴里不住骂自己。他的战友抱着他的头，这个铁血男人竟然在战友的怀里号啕大哭。少将冷剑面对着杨警官冰冷的尸体，虎目中两行热泪情不自禁地流淌下来。在场都是公安和武警，这些铁打的汉子都在流泪，裹着对老前辈深深怀念的泪花沾湿了衣襟，在胸前绣出朵朵的真情之花。谁说男儿流血不流泪？只是未到伤心时。铁血男儿流下的泪比流血更珍贵。苍天无语，大地呜咽！清风悲鸣，军警悲恸！霎时间，天地一片悲泣。

“敬礼！”随着冷剑的一声威严的暴喝，在场的所有军警整齐划一地、狠狠地举起右手，在庄严的国徽下，对着英雄的遗体敬个最崇敬、最有力的——

猎杀篇





军礼。

顿时，天地一片肃穆，庄严。

医院里其他的病人和家属紧抿嘴巴，默默地为英魂行注目礼。军礼长久而庄重，随着“礼毕”的悲号，军警又整齐地把手放下来……

战
狼
纵
横





第2章 雪域雄鹰

念青唐古拉山脉屹立在青藏高原中部，自西向东约 600 公里，它西接岗库卡耻，东南延伸与横断山脉的伯舒拉岭相接，中部略微向北凸出，它是雅鲁藏布江和怒江两条大水系的分水岭。念青唐古拉山脉平均海拔在 6000 米以上，山形尖峭，巍峨峥嵘。

藏历十二月一日。念青唐古拉山脉冬天的拂晓。白霜蒙地，寒气砭骨，干冷干冷。一支三十八人的队伍正在雪山中进行高原雪地特种训练。他们一身雪白的雪地作战服，头戴皮帽，脸涂迷彩液，眼戴 06 式护目镜，脚踏特种军靴，手戴特种作战脱指皮套，腰挎 95 突击步枪，腿别 92 式手枪，脚插格斗军刀，耳塞耳麦。真是威风凛凛，豪气冲天。正在讲话的上校教官方嘉乐 40 岁出头，身高 1 米 90，身材十分魁梧，是东北汉子。上校的脸黧黑，在严寒的雪山脸上还淌着一条条汗流。他站立在队伍的面前，就像一座铁塔，也像一只灰熊。因此，他的战友都叫他“方熊子”。而站在方嘉乐身边的是他的助教郭华德，是本次武警特警训练的狙击手教官。

“梁爽，出列！”方嘉乐的大嗓门喊声震天。

“是，教官。”一个身高 1 米 74 的战士越众而出，对着教官敬礼肃立。梁爽



二十三岁，脸庞俊俏，剑眉朗目，鼻如猎鹰。脸庞因为烈日的曝晒，有点黑，脸部的线条历经艰苦的磨炼还保持着南方人特有的柔和。

“梁爽，你克服了高原反应没有？”面对面讲话，方嘉乐的声音还是从心底吼出来。若当了方嘉乐这么多年的兵，谁的嗓门也会这么大，当兵的嗓门哪个不大呢？

“报告教官，已经克服。”梁爽目不斜视，挺胸收腹，大声回答。

“好，归队！”

“是，教官！”梁爽敬过礼后归队。

“现在虽然有雪地车，但在崇山峻岭的雪山，我们需要掌握雪具的用法。今天我们练习用雪具，按照以前分好的六人小分队进行练习，八天后我们进行无限制的对抗演习训练。”

梁爽是一号，是六人小分队的队长。他的小分队有一个让其他小分队眼红、而他自己郁闷的宝贝，副队长——号称“雪鹰”的解旖旎。这个雪鹰是个巾帼，因为处理了几个男兵不方便出面的案件，受到上级的首肯，所以雪鹰更出名。

三号易建华，大号“易拉罐”。可能因为是狙击手，整天闷不作声，面无表情，就像铁罐子一样，因为他姓易，因此叫他易拉罐。一般人承受不住易拉罐的“酷样”，但梁爽无所谓，因为他的师傅冷剑比“易拉罐”更酷、更冷。梁爽早就习惯了，所以对这个闷罐子比较喜欢，把这个沉默寡言的战士要到了自己的小分队。

四号队员方嘉冕，身材高大魁梧，他的名字与来自鹰隼特战大队的上校教官方嘉乐一字之差。他自称是“方便面”。这个“方便面”是个笑脸郎，没有任务时整天嘻嘻哈哈的，喜欢调侃乱吹。方便面除了嘴巴一流，军事素质也是一流的。

梁爽和易拉罐、方便面、雪鹰一齐考入“武警特警学院”。

五号和六号是本地人，分别叫扎喜才仁和扎西多吉。为了便于称呼，梁爽分别叫他们两人为“西藏”和“青藏”。

为了让武警特警适应各种环境下的反恐需要，少将冷剑吸取了海滨市特警面对作战经验丰富的佣兵，在丛林战中吃了大亏的教训，组织武警特警学院的学员参加鹰隼特战大队扫荡“西圣联盟”的行动。扫荡行动结束后，派遣鹰隼



特战大队的资深教官到学校训练擅长城市巷战和室内近战的学员的野战技能。

特警在各个大城市都有驻军，他们的战斗力与特种部队不相上下，武器也非常精良，“处突”时在时间上有强力的保障，也名正言顺。特种部队到地方反恐，要换服装和武器装备，手续也比较烦琐，不适合快速“处突”的要求。特种警察主要承担高风险反恐任务，包括反劫持飞机、反恐、控制骚乱。通常分为四个小组：特别紧急、特种作战、特种侦察、特种爆破。除了反恐任务，特种警察也负责领导人在参加重要活动中的安全。此外，为对付恐怖分子的炸弹，特警还配备了专用的、最先进的防爆服、防爆罐、防爆车和防爆机器人。但是，特警各种野外训练的强度没有特种部队强，特警重点训练的项目还是在城市巷战和室内近战。

梁爽这个六人小分队已经完成丛林、沙漠、海上的训练课目，现在正参加最后的一项训练——高原训练。让雪鹰做他的副手，梁爽除了苦笑，就只能自叹运气背。这段时间他的运气确实够背的，爷爷过世，他因为执行紧急任务，不能回家奔丧；爸爸身体不佳，叫他退伍掌管公司，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十天前，他的女朋友司马菲烟强令他转业，他也抗命了。在他高原训练前，就收到了司马菲烟的绝交信。这一切，他没有向任何人提起，独自吞在肚子里。谁叫他喜欢军装呢？为了这身军装，他要以师傅——冷剑为榜样，抛弃一切。

因为“西藏”和“青藏”是本地人，自小就会用雪具，所以梁爽这个小组就有两个教练了。“西藏”和“青藏”他俩雪杖一撑，顺着一个约四十五度的斜坡，唰的一声，飞滑下去，弯弯曲曲地钻过树空，是那么自由自在，就像两只雪域雄鹰。他俩顺着斜坡斜刺了一头，马上向回一绕，借着惯力翻上了北山头。队友们在兴奋地欢笑着，也学着他们的样子向坡下滑。可是当滑雪板一滑动，他们就像有人拉他们的手臂一样，一个个面朝天被摔倒在雪地上，滚得满身是雪。

梁爽拿着滑雪板，在顺坡的边缘穿上，两手拄着雪杖，学着“西藏”和“青藏”的姿势。他心想，自己会溜冰，溜冰和滑雪道理一样吧，只要两手一撑，即可“嗖”地滑下山去。可是他走到斜坡，刚拿好了架子，还没来得及撑雪杖，滑雪板已顺坡飞动了，梁爽毫未防备，狠狠地摔在雪地上。他充满爆炸性力量的身躯猛地趴在雪地上，把雪地砸了一个深坑。左脚的滑雪板已离开了





他的脚，两支滑雪杖甩出了十几步远。他的衣领里、袖筒里，灌满了雪。“嘿！超劲呀！全自动的，比屋里的全自动洗衣机还劲！”他一面嘟噜着带乡音和普通话，一面爬起来，拍拍屁股，两只腿已是绷得紧紧地叉在那里，准备下一次。他一连滑了数次，摔了好几跤。他简直被两只滑雪板耍弄得像在滚雪球。这下梁爽可服了，感叹地嘟噜道：“冰冻三尺，并非一日之寒；飞山滑雪，非一日之功。”他边嘀咕边露出苦笑，笑容还带着些许的调皮，露出和他年龄有点不相符的纯真。

训练休息之时，梁爽总是喜欢躺在雪地上，半眯着眼睛，跷着二郎腿，嘴里叼着他老爸寄给他的“双喜”烟，哼着家乡的歌谣，脸上露出怪怪的笑容，一副悠闲自得的样子。副队长雪鹰就是看不惯梁爽吊儿郎当的样子，每次见到梁爽这副样子，她总是冷冰冰地提醒梁爽要注意领导的形象，要像点军人的样儿。冷冷的话，常常像一团雪塞进了后脖子，令梁爽不由地打冷战。

有的人像太阳一样热情，梁爽就是这种人。有的人像冬天一样寒冷，雪鹰无疑就是这种人。人的性格一旦形成，就难以改变。雪鹰高挑，健美，冷凝，华贵。她面沉如水，冷若冰霜，典型的冰美人。面对雪鹰善意而冰冷的提醒，梁爽总是嬉皮笑脸地说：这不是正规场合，臭规矩可以暂时抛开，还说这是他恢复体能最好的方式，从小习惯，改不了。临了，梁爽还用方言揶揄雪鹰两句：“敬爱的副队长，你成日咁绷住脸，唔得嘅，好容易残咖，到时变成老姑婆，就有麻甩佬沟咁。”（意思是：整天绷着脸容易老，没有男孩子追。）

对梁爽这些像天外来客的广东方言，雪鹰只能干瞪眼，但她也猜出梁爽说的不会是什么好话。她狠狠地瞪一眼梁爽，嘴里嘀咕着：“说什么鸟语，难听死了。”然后无奈地转身离开。雪鹰不明白是什么原因，整支集训队只有梁爽敢对她嬉皮笑脸，而她也不会生气。如果是其他队员这样对她，她早就翻脸了。让雪鹰更弄不明白的是，梁爽这个在休息时候不像军人的军人，军事素质却超强，被人称为军中的“猛男”。一到训练和面临战斗时，他就变成另一副模样，严肃认真，刚猛阳光，精明强干，指挥出色。即便是在滑雪训练当中，梁爽这个南方人也是一名模范的战士，尤其在猛、快、巧的苦练中，更是一马当先，勤学苦练。



第3章 大地飞鹰

时间悄无声息地来到藏历十二月二十日的凌晨零点三十分，冷月高挂在青藏高原上空。青藏高原的冬天，昼夜温差十分悬殊。一到晚上，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才见岭头云似盖，已惊岩下雪如尘。千峰笋石千株玉，万树松萝万朵云。

在离乌拉市两百多公里的一处峡谷，一处雪地突然微微拱起来，一阵轻微的声音传出来，撕破了雪域特有的沉静。“我是一号梁爽。三号方便面，你在干什么？快隐蔽！”声音威严，有力。

“三号明白！”凸起的雪地又回复平坦。

“我是一号。四号狙击手易拉罐，二号观察手雪鹰，山入口有没有什么发现？”

“报告一号，暂时没有发现。二号报告完毕。”

“五号、六号，你们现在的情况还好吗？能抵御严寒吗？”

“报告一号，我们没有问题。报告完毕。”

“猎物如果不走这条线路，就会走方教官设伏的其他线路。所有人原地潜伏，无线电静默，静等猎物上钩。”



“是，明白。”

天地又陷入寂静。雪花像鹅毛，纷纷扬扬地飘着。在粉妆玉砌的世界里，若不走在近前仔细辨认，任何人也不能发现山坳的雪地里潜伏着六个人。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越到深夜，高原的气温越低。真是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乱云低薄暮，急雪舞回风。

梁爽率领特战小分队已经在透骨奇寒的雪地里潜伏了八个小时。他们身穿高原作战服，身披雪地伪装衣，挖一个雪坑，藏好身体，和周围的环境非常融洽地融为一体。雪花飘落在他们的眉毛上，逐渐凝结成冰条，他们手中的钢枪已经被雪花覆盖住，成了白色。他们的身体几乎被冻僵，但戴着手套的手指还紧紧扣着扳机，眼睛注视着山坳的入口。而梁爽则把枪搁在积满雪花的一块石头上，身子倚靠在一棵大树后，闭目凝神，双手合拢置于胸前，用冷剑少将传授的呼吸吐纳打坐法进行打坐，调节呼吸，抵御严寒。雪花把他团团包围着，不久他就成了一个栩栩如生的雪人。

良久，梁爽睁开眼睛，积雪飘落，眼中精光爆射，竟然比天上的冷月还要亮。“该死的走私分子。”梁爽在心里狠狠地想道。

远处，两道雪亮的灯光刺破冷月辉映的穹空，直向他们潜伏的方向疾驰而来。临近峡谷时，由于小路崎岖不平，汽车不能再行驶了，一会儿，灯光灭了，天地又是白茫茫的一片。

“噶噶”，喉式通话器传来队友的叩击声，耳中传来雪鹰的声音。“一号，猎物出现，正向我方靠拢。”

梁爽打开对讲机，发出命令：“进入战斗状态。”紧接着他用单兵电台向方嘉乐教官发送信息，方上校回复说会率领另一支小分队封锁武装走私分子的后路。八条黑影缓缓挪动，徐徐走向梁爽设置的包围圈。“狙击手易拉罐请做好狙击准备，重点‘照顾’头犯扎西敦珠，别让他逃跑和自杀。”梁爽说完用手抹开脸上的积雪。

“是。”梁爽耳中传来易拉罐冰冷的语调。

“敌人就要进入射击圈，请指示。”雪鹰冷得不像女孩子的声音钻进梁爽的耳朵，怪不得她喜欢别人叫她雪鹰。

梁爽伸伸脚，踢踢腿，把透骨奇寒驱赶走。八个蹒跚着脚步的武装分子渐